

独行



丛书

张
炜
著

独 生 命 的 呼 吸

珠海出版社

张炜
著

生命的呼吸

珠海出版社

(粤)新登字 17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命的呼吸/张炜著

(独行者丛书)

ISBN 7-80607-130-X ¥12.80

I. 生…

II. 张…

III. 文学—散文—当代

IV. I267

生命的呼吸

©张炜著

终审:成平

策划:成平 刘亚炜

责任编辑:李向群

装帧设计:鲍金星

出版发行:珠海出版社

电话:3354041 邮政编码:519015

印刷:南昌市群众印刷厂

开本:850×1092mm 1/32

印张:9.875 字数:202千字

版次:1995年12月第1版

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

定价:12.80元

总序

曾卓

在当今散文随笔类、散文随笔丛书类中，《独行者丛书》自有其独特的个性和风格。

它的作者虽然既有学者，也有专于小说、散文的作家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倾向，即在学术或创作的生涯中，将经历的个体生命的体验放在一个具有思想性、精神性追求的背景之上。因而在每一集中，都不乏对一些学术性问题的探讨，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思考，给人以启发和启示。作者们以各富个性的笔调，或描述，或议论，自如地表达，拥有一般散文随笔的特色，却更具有耐读性。

我很赞赏“独行者”这个词。

“独行者”，首先是思的一种状态，是思的一种独立特行。我们沉溺于人云亦云太久了，以致我们不敢、不会、不能思的独行，而思的入门往往是从独行开始的，非“一哄而上”所能奏效。

因而他独行，却并不孤独，因为他并不脱离人群，更不是离群索居，只是不愿随波逐流罢了。他知道，他所说的都要通过自己的感受、自己的思考，通过自己的声音，而不能让自己的身体成为他人头脑的行尸走肉。

在这里——

“独行”不是逃避，不是孤芳自赏，它只是探寻更开阔的视野，更多维的生存空间。

“独行”不是霸权，不是“一言堂”，它只是在独断与喧嚣之外能倾听死亡与新生的自然节律，它是应着生命的召唤而去的，那里同样有他人新生的权利。

“独行”不是故作姿态，不是沽名钓誉，它只是独立承担自由的苦役，走自己应走的路。

.....

其实我们已经看到，在这块土地上，已有愈来愈多的“独行者”，他们独立互补，构成今天生动而丰富的格局。

这或许正是我们的希望之所在。

走自己的路吧，唱自己的歌，这个世界就不会单调沉寂。

目 录

夜 思

夜思	(3)
精神的魅力	(35)
同一类声音	(46)
冬令絮语	(50)
独语	(62)
忧愤的归途	(72)
九三年的操守	(74)
生命的刻记	(76)
时代:阅读与仿制.....	(78)
域外作家小记	(86)

与大学生的马拉松长谈

你是艺术家,只要你不沉睡

..... (129)

文学是生命的呼吸 (166)

我的忧虑和感奋 (204)

期待回答的声音 (230)

怀疑与信赖 (267)

仍然生长的树 (294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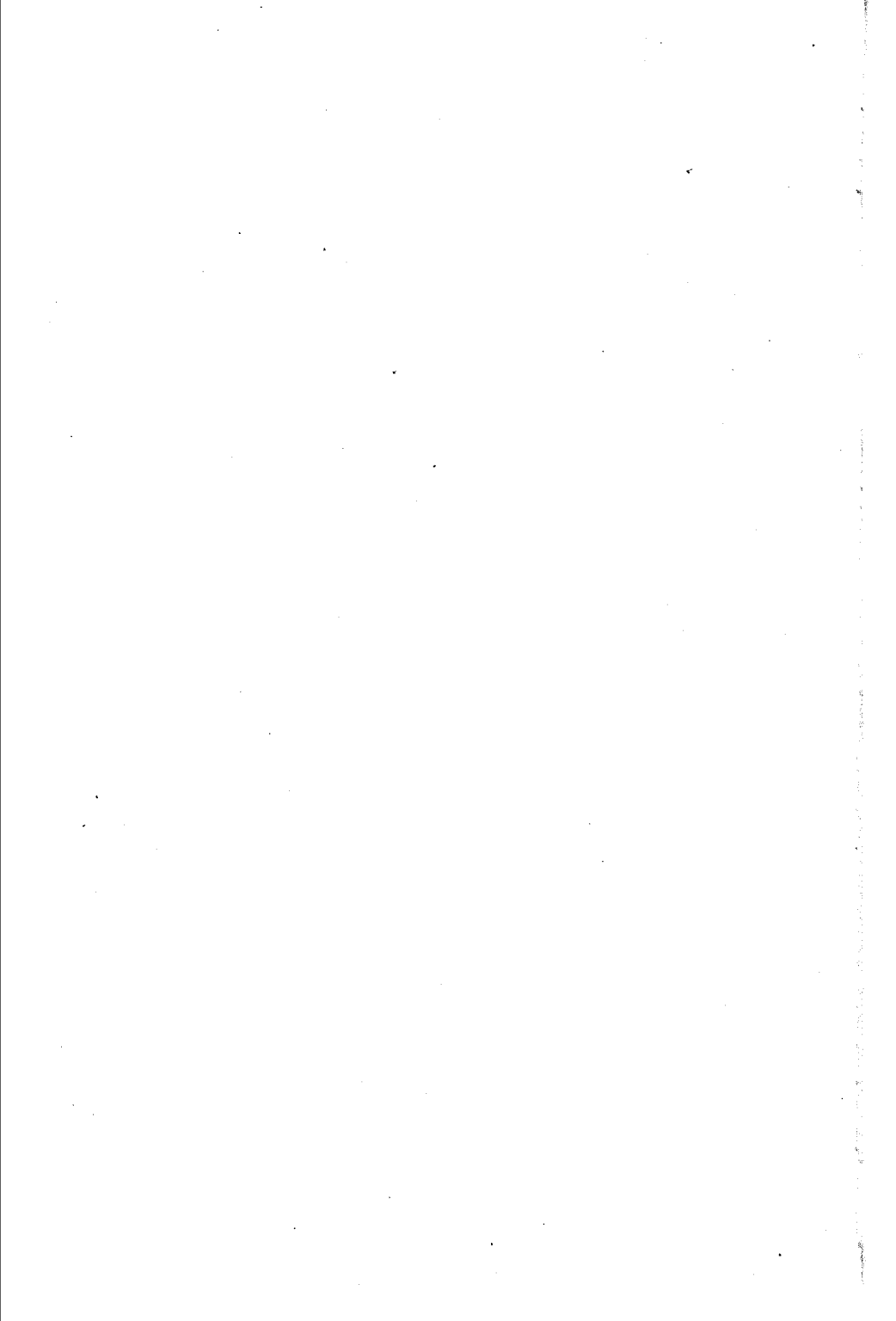
记住和强化青春的勇气 ... (304)

迎接日复一日的磨损 (305)

思想上的援助 (307)

后 记

夜 思



夜 思

……让我来告诉你，也请你来告诉我。这是一场互相诉说。这会使我们真的弄懂绝望和希望，弄懂什么是幻觉，什么是奢望，而什么才是结结实实的泥地。

……

又一次走进了午夜。漫漫长夜，无论醒着还是睡着，我都在倾听自己的呼吸，将围拢来的赶开，又追逐飘逝的……

1

……只有你才能听到我的心音。我有时想，世上的一切都非常简单，它并不玄奥，也不复杂。所有的纠缠、繁琐，长长的过程，都不过为了结出一个果子。

因为它才有四季，才去经受。也因为它，才把人鼓舞得浑身灼热，有打发不完的激动。

凝视着你，不停地叙说，却在自己的语气中轻轻

战栗；无声的黑夜中，借温暖的追忆安慰自己，却使一片心情更加冰凉。春天的丁香，初秋的玫瑰，一切美好和温馨都在提醒……我接着想那片平原，平原上一切的生灵，无边的丛林，月光下的海浪。

我今夜特别思念你。

2

我想领你走开，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。真的要离开这片平原了，开始跋涉——看到那一溜黛色山影了吧？要向南，一直向南。我会把糙食留给自己，把剩下的一点精粮交给你。旅途太长了，你要接着走。到了那一天，我倒下了，你将继续往前，并且想念着我。

这世界上有几个人真正配得上怀念？我因此也该深感欣慰了。

行前只是舍不得孩子。夜里，抚摸着孩子鼓鼓的小手指甲、软软的小巴掌，就得用力忍住什么。

3

我曾盼望有一所小房子，简朴得像土地。我们住在里面，种菜养殖读书……彻头彻尾的老路子，也是唯一健康和医治的好路子。我们将同时感知和回避，也借此来一个总结；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会看住飞快流逝的生命。

看住它，即看看它是怎样渐渐变得老日、一点点地抽走——像抽丝一样？我不想让频频的侵犯把它的形迹遮住，而需要一个冷清之地。于是就想到了那样

一所小房子。

——难道就此退却吗？退却又是不是背叛？如果是，那么它大概也是所有罪愆中最轻的一种了。

我背向了一片平原。但我将从此守住什么，一刻也不松懈——这样行吗？

这样又失去了“目击”的可能。很久以来我就渴望做个记录者、目击者，因为这是最起码的。可是我被逼到了一个小屋中。这其中的悲哀谁说得清。这样一种感觉长时间压抑着我，使我不停地迟疑。风雨敲打在屋顶上，从此将是山地的风雨。我闭上眼睛会梦见妖魔；我在小小庭院中栽下花卉，却要迎接严霜之后的凋零。

我在两难的状态中徘徊，已经很久了。眼看着有什么最可宝贵的东西被耗干了，没留一点声息痕迹。

4

你的鼓励我会深深地记住，永远地感谢你。你要跟随我去那个小屋，去种植、迎接一生的冷淡和艰辛。我们甚至讨论了怎样采蘑菇和黄花菜、怎样包装销售的细节，还有裁培养殖的关键技术问题……未来怎么办？我们是问这片平原。我们都知道它没有太多的未来。如果说我们的未来还有一座小屋的话，那么这片平原连座小屋也不会留下。一切都会荡然无存。

我们互相注视着。

你真实地哺育我、饲喂我。我一生都将牢记我承受的、我享用的、我拥有的。我相信当初有神灵轻轻地推了一下，我们才抬起了眼睛。淳朴得像土上的一株艾草，清香久远。不认得艾草的人永远也不认识原野，觉悟不到土地的存在。

我跟随着你像跟随真理。我的忠诚经受了检验。一个当代人怎样才算经过了洗礼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算是这其中之一。我面对着原野，没有茫然失措。很亲切，很本色，我们相互体贴。你哺育我、饲喂我，你不朽的青春光芒四射。

由于那个不幸的童年和少年时代，我变得沉默寡言。可是你打开了我心的闸门。也由于类似的原因，我不会泣哭。当面对同一个场景，众人嚎啕之时，我却是木然。但面对你的温厚和无私，我却难以忍住。脸上没有滴落，心中泪如泉涌。你的手挽住了我，我们向前走去，直到溶解在天际。那一片橘红色的云不是被太阳点燃的，而是一个奇怪的预兆。你哺育着我。世上再也没有比你更善良的人了。

你的手挽住我。诅咒和颂赞轻得像一片鸿毛。去哪里？向南，一直向南。

有时我也于心不忍，真想说一句：走开吧，走向你自己的来路吧。我不敢再让你陪伴。我深知这有多么危险。这是一种可怕的牺牲，虽然并非不值。我不

久就需要一个拐杖，因为不想让人搀扶，只想自己走下去。没有人比我更喜欢玫瑰，可是我只能面向荒芜。这是我的命。

你是新来的，走开吧，离开吧，趁着还有一点食物和水。不要再往前了，不要在乎别的行人，因为他们都心怀一个理由。他们有一种血脉一个经历，拗得像战士，不，比战士还要顽强。

仅仅用战士来比喻这些人是不够的。战士有时是中性的、单薄的。而他们是殉道者加战士，是金属中最硬的合金。你在了解了这一切之后仍然愿意往前，不再犹豫地迈出了一步又一步。可因为我是个兄长，还是要对你说一句：离开吧，离开我吧。

7

人的心中该有一颗种籽，它埋下了，在温湿中胀大萌发。它留在了心底，人就会坐卧不安。人与人的命不一样，有人就是被播下了一粒种籽。这一籽埋得好深好深，它绝不会风干，也不会腐变发霉。随着它的胀大，将在心里压得沉沉的。

我不知该怎样对待给我播下种籽的人和岁月。我只是有了无尽的遥想。那个人远去了，像任何无望而热烈的人一样，走得如此简单，差不多连送行的人也没有。

如今我一眼就可以把大街上的人分辨出来：谁心里有个种籽，而谁没有。世界靠没有种籽的人去充填，但世界却不会由他们创造。种籽长成了那天，他开始有力量，他让它在世上缓缓开放，吐露芬芳；最后是

结出果子，赠给一个个张开的口。种籽也会在心中变质吗？当然会。那一天才是非常可怕的。

8

我听到有人讥讽和谩骂他自己不幸的父亲，心上立刻一紧。我警惕地看着，觉得陌生而神秘。只是后来想想原因也很简单：那时这样对待父亲是一种时髦。

我却由此而倍加怀念自己的亲人，无论他是有幸还是不幸。当然他只能不幸。我不记得很早时他的模样，也不记得他的声音。因为我们相识已经很晚了。乌黑乌黑的一个晚上他回来了，瘦骨嶙嶙。他没有力气，没有声息，刚躺下歇息又被人掀起。他不会做当地的活儿，于是被赶到海上，从此就伏在了长长的网绋上，随着拉网号子移动、移动。

我像被吸到了海边，一天到晚卧在沙滩上看。号子声，叫骂声，海上老大的喝斥，还有挥动棍子的嗖嗖声。海浪为什么不能将一切淹没？那个人，那个与我不能分割的人，这时正在用力地拽着死沉的网绋，双手流血。

一网一网的鱼上岸了。有一种皮肤粗韧的鱼，有人就剥下皮来，用来蒙鼓。从此我和伙伴们敲起了鱼皮鼓，不停地敲。那又闷又沉的鼓声密集痴狂，撒在了浪尖上。旁边的人又叫又跳地敲，只有我一声不吭。我只敲给一个人听。

无论是睡着还是醒着，有一点永远不会改变，就是对那片原野的留恋。我对它寄托了全部热情。我一生的跋涉，只为了它。这也是能够证明能够接近的具体事物。我常常幻想着这世上还有一种力量能够把它复制出来。尽管它今天已不复存在，也因此造成了我深深的忧愤、我的恨。它的昨日如同梦境，一闪而过。

那片原野连接着大海。它的最南端是一溜黛色山影，西部和北部都是茂密的丛林。从林深处的一些村落甚至以树命名。那都是引人遐想的美丽名字。就因为这样一片原野，我有时竟要奇怪地发出感谢，感谢那些强加给先辈的苦难——没有这些苦难，我今生就无缘结识这样一片原野。它拥抱了我，使我真正领略了什么才是永恒不灭的美。

我喜爱那里所有的季节，包括最寒冷的冬天。那是真实无误的冬天，不像现在，在隆冬季节突然下起了毛毛雨；那里的冬天冰封河渠，甚至是一大片海滩。雪岭一道道像长城一样，都是罕见的大风搅成的。一个人想顺利地踏过雪岭是绝无可能的。冬夜，所有的农家、林场工人、牧者，都不忘准备一把铁锹放在门侧，以防一夜袭来的大雪堵住屋门。

那时的冬天是真正严肃的日子。我们在岁月中不能少了严肃。一年四季的不冷不热是歉收和疾病蔓延的原因之一。正因为有那样的日子，原野上的人才备柴、狩猎、制厚重的棉衣皮帽，还造出矮小温暖的土屋，造出火热烤人的大炕。窗上结满冰花，用嘴呵出一块光亮，望外面的雪枝悬冰、银山银岗、冻得飞跑

的雪狐。对春天的怀念何等强烈，这种怀念像火一样炙人。岁月在冷与热、忙碌与消闲的巨大反差中变得多情多趣，也耐过得多。它绝不像今天，一晃就是一年。岁月的消耗把生命磨钝了，磨得庸背麻木了。

那时迎接一个春天多么隆重，不要说人，不要说一些大动物，就是小小的沙地蜥蜴也要一蹦三跳，就是那些麻雀也要连唱三夜。河冰裂了，渠水响了，小狗跑到雪岭后面小心地侦察季节，兴奋得一声不吭。

柳树最早激动，接着是白杨、杏树，再接着是壳斗科植物。一点点渗出的绿色、红色，那一片斑斓，与各种欢腾不息的动物交融一起。你倾听苏醒的喧哗和变奏，这时才会理解春天为什么被千万遍地歌唱描叙而不至让人厌烦。春天太活了，太亮了，太安慰人了。噜噜响的河渠留下了半边绿水半边冰凌，有多少鱼在青青的水草下窥视。太阳把田野晒得水雾氤氲，牛的叫从世界这一端传到那一端。

春天的喧闹过了许久，惹人注目的道道雪岭才开始慢慢融化。从岭顶淌下的小溪越来越欢，它把搅在一起的砂与雪分离开来，冲刷得清新分明。被雪水洗过的砂粒多么干净，一颗是一颗。每到了傍晚溪水就减缓下来，融化的速度放慢了。接着是一夜沉默、小声私语，都是关于冬的回忆。

雪岭一扫而光之时，才是夏天的开端。初夏的平原上稚果与鲜花数不胜数，让人想到那个富丽堂皇的秋天无论多么棒，也要感谢火暴的夏天。夏天从一开始就不同凡响，华丽得令人瞠目结舌。自然界走入了最随意最洒脱的季节，一切都在尽情地生长和繁殖，绿色像大海的浪涌一样铺满泥土。下雨了，一场豪放的